

漢書

漢書門			
八	五	五	八
一	〇	五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八	五	八
一	〇	五
冊	架	函

四書  
八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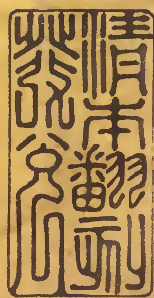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58
冊數	10 ( 1 )
函號	277 104

277-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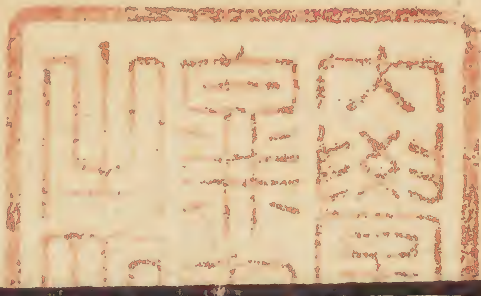
明玉觀濤先生著  
浪華筱崎先生校本



# 四書翼異註

書舖

羣玉堂  
墨香居



翻刻四書翼異註序



草文庫

四書未疏茫如煙海予好讀觀濤王  
氏之翼註以其簡而要也聞船來本  
不多命見際校授書肆某等使刊行  
焉哉曰是書非不簡要然往者為舉  
業設說者君子何取為予曰無傷也所  
惡於舉業者以急於干祿祀為己之學  
也然場屋程文非其說至當中窾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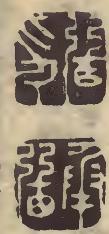


易也則不為有司所選我唯其至當之  
說是取焉而國家固無舉業之利誘人  
則亦何傷也文章軌範非謝氏所為舉  
業編輯乎然天下之學文者莫不師法  
焉不嫌於舉業也或又曰翼註必欲羽  
翼本註乎而往疑本註舉新說使  
學者不知所適從是殺翮也安在羽翼  
也予曰亦無傷也所惡於異說者以其不

信朱子爭欲勝之也既信朱子則其學  
必正其人必隨時舉所疑以資商量譬  
之忠臣之事君或有獻替孝子之事  
親或有諫諍其何害乎忠與孝也翼  
註之時有異同於本註亦猶朱子雖信程  
子之篤而其說不無從違耳或曰善然  
未疏之刊行者亦多矣何復刻是書之  
為也予曰方今學者之於本註淺者



四書翼註序  
國圖吞棗厭未疏之煩而不復讀故不能知深意之所在深者剖析絲毫汨沒未疏殆失正意之所在是書簡要淺者易讀而深者無汨沒之患矣予欲同吾所好於人所以未疏雖多更刻是書也既而書肆告刻成因書為友人輯慈者置之卷首天保辛丑六月浪華後崎弼撰



四書翼註序

余嘗橫覽六籍而知最難摹者莫如經何以難難于肖自有漢疏而聖賢血脉亦漸流注乃紫陽猶恐蒙有未豁綜群喙以折其衷國家奉為令典其于斯道可謂列眉然豎儒小生心眼未開胸中不無牆壁猶若以未盡註脚為恨而一二聰敏欲吐其舌各



標見解則又弁髦置之。嗟嗟郢書燕說。從古已然。無怪乎恨且置者。夫註以翼經。廢註經無翼矣。講意以翼註。廢講意註寧有翼乎。此蒙引存疑。理解枝指之所以相繼作也。雖然言愈多。指愈雜。曷若以經還經。以註還註。屏耳目而乞靈於心。則聖賢不侔自合。聖俞王先生淡心理學。故其制義

恬細超逸。類于無字句間。點綴題神。余意非體認經註。擢其骨髓。當不至此。因就廣陵問奇焉。而先生果以是編授曰。此不佞彼岸之舊筏也。若執此。亦可無迷津矣。令送君者自崖反。不愈善耶。余執經默維。按註參合。急以先生所輯。斟酌其間。果于聖賢當日問答。不旁溢一語。而宗旨躍然。何



其簡而裁。曲而中。一至此乎。政欲私  
爲篋中之秘。而臭味兄弟。促余公之。  
夫公之則必傳矣。余猶惜余篋中之  
秘也。

新安後學吳明典頓首誤

四書翼註大學卷之一

進士 廣陵 王納諫聖俞 手授

新安 吳明典太常 校正

後學

雲間 蔣方馨元復 重訂

大學之道 全

此章總見得學由己及人而已爲本也。重明明德句。據註前三  
節統論綱領。後四節細論條目。綱領之明德止至善。與條目之  
格致誠正修皆屬己者也。綱領之新民止至善。與條目之齊治  
平皆屬人者也。畢竟先脩己乃可以治人。故前面說物有本末  
後面說脩身爲本。二本字正相同。前面雖把事有終始配說而  
事卽物中之事。對物不過後面雖以所厚者薄。陪說而家卽觀



化于身對身不過可見前後俱是重本之意舊以前重序後重本者欠融○此一章書乃學問總帳目凡中庸語孟等書不是說修己便是語治人俱是此章包羅內朱子序修己治人四字又包羅盡此一章四字又以脩己爲重

大學之道 節

大學是極大的學術也可以希賢而希聖可以驟帝而馳王故曰大學不必添入字○道還是道理勿作方法說蓋學以學道也除了明德新民止至善則道之所不在也三在字承道字來○下明德二字是本體上一明字是工夫工夫不過復其本體明字包格致誠正脩則不可專以知見言講明德新民勿太深恐碍止至善然明德新民實包得止至善但提出言之耳○止字是心學即易良背意要看得精妙學到至善如旅客歸家方

有歇泊至善是事理當然之極猶言至純至粹之意雖在事而實本於心分言之一事各具一至善合言之萬事統體一至善如後章仁敬孝慈信似非一端然總之盡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則未嘗有二也○至善據註兼明德新民新說只主明德邊蓋據下節定靜安慮皆屬心學後章仁敬孝慈信皆在己也看來只主明德邊似偏了但明德與新民實非兩樣至善如爲人君止于仁仁屬明德仁之及民即屬新民作文固不可遺新民須融洽明新爲一方妙至善即性體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總是一性○註三綱領實非有三也止至善不外明德新民新民又不外明德三者實一二者實一也

知止而后有定 節

上節綱領已備此節不過在發其止至善之蘊耳蓋上文說在



止於至善若不說箇知字教人如何下手用工故又說此一節  
○此節首重知且尾重能得中定靜安慮俱輕遞過知字深是  
融悟之知非聞見之知定靜安慮皆心學相因之妙不可分志  
心身事一時俱有不可說有漸○定字註云志有定向新說疑  
立志乃初學時事知止而後有定向似倒了故不從志說另主  
深意殊不知孔子自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儘不淺了但在人  
講得精深不必另意○定是專一對二三言既知止則必專去  
求止更不奪于他岐了如射者既知正鵠必專定向着正鵠發  
矢矣靜不是靜坐不應事接物只是心不妄動雖應事接物亦  
靜也離了所知之止別起私欲之念便是妄動安謂所處而安  
雖是身之所處却是心安也處字如云處常處變安字如云泰  
然自得慮是慮事時是非可否一一思慮得精詳精明出于暇

豫之餘故安而能慮慮字與知止不同知止是平時悟得到了  
慮是臨時又研審一番平時既知所止臨事又研審一番所以  
能得所止得還通承由知止而至于慮來不單承慮諸講于得  
字多忽略殊不知此得字要看得精深蓋至善乃天理極至今  
則實得此天理極至于已非偶合非襲取心即善善即心與之  
爲一無復有存亡出入之端矣此節不必拘拘以明新分貫只  
渾融不俗

物有本末 節

此結上二節之意事卽物中之事對物不過時講云明德新民  
人已兩物也而有本末焉此大謬蓋本末是一物之本末也如  
一株樹有根與梢也若兩物則有兩本末矣要之君子以萬物  
爲一體故人已總若一物黃葵陽云明德新民皆性中物也知



大學之道之直字相呼應  
此說疑謬乎

止能得皆分內事也。此講好。○知所先後不徒知即以用功言且知不重重先後字先先之也後後之也如云于明德知止而知所以先之于新民能得而知所以後之此便是用功了。○先後字要認得貫融不是做完前一件方做後一件假若身為帝王有新民之責豈可說先完明德方去新民則德未盡明都置新民于不理乎蓋只是並進之中有緩急之別耳。○近道二字即在物字事字內道即物之則事之宜也知所先後則能漸會其全故近道與大學之道道字相呼應。

古之欲明明德 節

此節詳言綱領中之條目而就中分箇次序亦略承上知所先後來。○欲字與必先字各各相應俱是逆推工夫若順推效驗便犯下節。○明明德于天下明德二字屬我不屬天下明之于

天下乃是合天下意也蒙引云明明德于天下猶云行道于天下最精平天下本屬新民而乃曰明明德者正以見新民不出于明明德之外也。○此節當以明明德貫治國齊家亦即明明德于國家也修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則明明德于己也總是一箇明德治字與平字有別治字專平字泛如學者專治一經謂之治如治易經治書經之類。○治對紊亂言齊對參差言紊亂病大參差病小可見齊字更密講齊字先要見得一家之中有父子兄弟夫婦之類倘其情欲意向少或參差便是不齊須要使之各正倫理皆篤恩義有以齊不齊而歸于齊方是齊脩字如脩屋之脩謂脩其缺陷也蓋修身功夫在心正後只是舉動應節之間少有過差脩之使完全耳。○身字兼所具所接言耳目口體身之所具也事物身之所接也如傳中飲食視聽以



所具言親愛賤惡等以所接言○正對偏言心字兼未發之體已發之用以博文照看當用虛靜意講蓋心不虛靜便屬偏倚正心者未發而廓然太公靜固靜也已發而物來順應動亦靜也○誠對偽言意與心要分別心兼動靜意則靜而方動之幾也意有不誠則前此未發之體頓失後此已發之用亦乖故必先誠意誠意者于善惡分路之始實寔為善去惡無少虛假○知即良知致之者推極之至于無不知也致知在格物不言先而言在者致知即在格物無兩層功夫也○物字最廣如天地萬物皆是物又如詩書禮樂皆是物就本章言身心意知家國天下即是物就上文言物有本末物字即此物字一物各具一理格物者即物窮理也朱子解格字作至字譬如登山要親到此山方知此山景物今格物亦要舉物之表裡精粗如一親

到其境而無遺方是格也格字即窮理之窮字○愚見格字猶格式之格解作正字為是格之二者猶云規之矩之也以理揆物而正其是非致知之功在此

物格而後知至 節

此覆說上文之意非功效也蓋言物格而後知至則古人所以致知在格物者益明矣○承上當不用過文為妙○首一個而后字無漸次物格知便至也以下而后俱有漸次註皆以可字貼之理既窮則心無蔽故物格知便至○意誠者為善去惡也先知善惡之分方可去為善去惡故曰知至而后意誠○意誠則端倪可融為究竟有意漸化為自然而心始可正矣○心既正則本原既端察檢有地而身始可脩矣○家齊以下易曉脩一身可推以修一家之身齊一家可推以齊一國之家治一國



可推以治天下之國○平者普遍之意與齊治不同○上節以  
用工言此節以成功言如格物是去格物也物格是物已格了  
○不可以六先字七后字分應知所先后蓋知所先後後字着  
力此後字自然也即使連知所先后出題亦不可分但云上節  
述知所先後之功此節推古人知所先后之意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節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以至二字包了公卿大夫士天子有天下  
國家之責者也諸侯以下兼有國家之責者也庶人亦有家者  
也故皆以脩身為本何不曰格物為本而曰脩身為本格致誠  
正俱包在身內了○為本是為天下國家之本不是又為格致  
誠正之本也○本字與急務不同本立而道生要見齊治均平  
萬化皆生于此意

其本亂而未治者 節

此反言見本之當重也亂即不脩意治即齊治平意○所厚者  
薄根身不脩來薄即不齊意厚即治平意  
懸鑑云此節正明脩身為本之意重本亂而未不可治下一句  
正是未不可治不可以脩身齊家並重蓋身不脩而本原之地  
先自淆亂且本一亂必薄所厚况國與天下所薄者厚斷無此  
理夫家人一體至厚竟以匪僻之身而致令骨肉疎則本之不  
可亂明甚天下一家非薄竟以恥脩之身而置之度外則本之  
不可亂文明甚故曰自天子以至云為本

康誥曰克明德 全

此章重一自字康誥武王稱文王以告康叔也太甲伊尹稱湯  
以告太甲也堯典史臣贊帝也○克明二字相連德字單謂文



王能明其德也。○天之明命，即天所命于我之德也。顧謂嘗目在之也。朱子曰：常目在之，如一物在此，惟恐人偷去，兩眼常覷在此，相似看來，只是反觀內照，惟恐失之耳。兼靜存動察。○峻高大也，只是德高大，不可說到功業上去。如被上下格四表，便涉功業了。峻德亦人所同有，但堯能明之耳。○皆字總承三書。自字不是由己，不由人之意。自者自己也。自己即指性體而言。所謂明德者，豈我自爲我德，自爲德哉。德便是我自性，我明明德，便是自明自性。若失其所爲明，則亦失其所爲自矣。乃是直指本體而言，見得非增所本無，與由己不由人之意不同。

湯之盤銘曰 全

此章雖有自新新民新命三項，總以新民作主。蓋自新者新民之本，新命者新民之應也。重末節。○苟日新三句，要以污潔洗

濯字而入講。方切盤銘，苟誠也，只是果能之意，不是誠實，然亦不可說得大現成。蓋功夫全在此發端。○徐云：苟字有介然有覺之意，又字有毅然有守之意。二句精，上句更精。○苟日新，日字只是一日，與下三個日字不同。○明德吾所本有，何言新也。只對舊染之污，而若見爲新耳。正如身體本潔，洗出潔本體，便是新。○日日新，又日新，二句緊相連說，無大分別。然看來，二句亦略有分別。日日新者，連續不間斷也。又日新者，末路更振刷也。細看又字，還不可作有守意，還是加功意。前一新字，是污者復潔後，兩新字，是潔者不能復污，要細細分別。找尾要見爲新民之本意。○康誥是武王封康叔于衛，衛本殷之故地，其民染紂之污俗，但今日沐周家維新之化，亦有自新之機矣。故當鼓舞振作，使其覺而不迷，勤而不惰，方可。此武王勉康叔如此。○



振起其自新之民者謂振起出個自新之民來非謂民先自新而我後振之也○朱註始受天命始字貼新字受天命是爲天子也文王未爲天子但王業自文王始耳○註能新其德以及于民是朱子據新命補出○君子二字泛說有新民之責者皆自新新民方切無所不三字且自新新民亦不平當歸重新民上如云新民之本與新民之化俱無所不用其極方融○用其極猶言致其極也如云用其誠用其敬是致其誠敬之意○自新新民本有極致思人置而不用耳用字對置字看最明此字人多忽之有至認作用三王之極者則是取法之意不誤矣誤矣○極字解做至字只新極其新便是時文建極錫極差矣○詳味上文而曰苟曰日曰又曰作皆有極意或問獨以文王詩作自新新民之極不可從○用極不必補新命補新命便是

圖度新命了、蓋極字不在新命、在所以新民也、不嫌遺了文王

詩云邦畿千里 章

前二節統言明新之止至善、後二節分言明新之止至善

詩云邦畿千里 節

此節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物猶事也該得廣自君臣父子以至動靜語默皆是物語其綱則曰明德新民也○邦畿王都爲四方之極猶至善爲萬理之極○千里字貼至廣意邦畿有千里之廣猶至善之理全體渾淪無所不包亦至廣也時講有以厥賦惟均配千里字意者略差○地至廣故民各有所止理至廣故物各有所止據此看可見至善雖散千萬事而實會于一原此意全要悟得不然只逐事逐物看至善便粗了作文于此節且宜虛虛影爲勿實發止意



詩云緝蠻黃鳥 節

此言人當知所止也。○此承上節看不可對上節看蓋所當止三字即上節物各有所當止但加人當知意耳。○此節重知字即首章知止之知乃教人下手用功也然單言知止便該得止了如鳥知丘隅則必得丘隅而止之矣。○丘隅山之一角峻處繒繳所不加也。○於止知其所止是鳥于欲止之時尚知其所當止之處。○人不能知所止而止是不知鳥矣此只泛說勿入明德新民。○重可以字乎字題本淺淡作文宜淺淺淡淡中得趣。

詩云穆穆文王 節

周用齋曰此條不重文王只是借文王以歷指所當止之處即庶民之邦畿而黃鳥之丘隅也此說節指最精蓋上文言民止

邦畿矣而所以取譬于邦畿者何物未明言也又說鳥止丘隅矣人不可以不如鳥矣而所以取譬于丘隅者何物未明言也此節仁敬孝慈信方是舉例以填實也。○繼續光明言其心常明也據或問是不為氣稟物欲之所昏。○不可認緝熙作知止意蓋知止乃自明而誠之事據或問明言文王不待知所止自能得所止也。○敬字最重是此心欽欽之意安止全係于此。○敬止敬字全體之敬止于敬的敬字乃一事之敬。○據大全敬止止字是萬事統體此止也下五止字是一事各具一止也蓋至善雖散于事實統于心譬如月映萬川在天本一月映水則成萬月在心只一至善在事則各有至善。○安所止無勉強也。○有說仁敬孝慈信便是至善有說仁非至善造仁之極乃為至善餘俱倣此看據或問仁敬孝慈信乃至善之所在也在字



活蓋至善乃事理當然之極如爲君當仁仁又不止一端此時  
此事仁當如此彼時彼事仁又當如彼如或生之養之爲仁或  
教之戒之之爲仁或刑之殺之亦爲仁隨時隨事而當然之極  
各有所在不可執一故只在字爲活若說造仁之極反將仁字  
看淺了餘倣此○仁以愛民言敬以尊君言○敬字要切文王  
是諸侯如以服事殷等事是敬也不可說到責難陳善之類○  
孝慈不要泛講要切王侯家之孝慈○與國人文還作民看蓋  
上之使下下之事上有交道焉信字是不欺其民政如其心終  
如其始之意

詩云瞻彼淇澳 節

此言明德之止至善也○詩不必講下分三段看道學自脩以  
用功時言是未止至善而求以止之也恂慄威儀以成功時言

則既得止至善矣民不能忘是效驗處或問以恂慄威儀作效  
驗不可從○道言也各句俱當有道字省文耳○學以知言自  
脩以行言○空空學字如何講須要會如切如磋意講之蓋切  
是將骨角切成形段磋是又加鑿邊使他光滑君子之學講習  
討論于理欲上剖析得十分明有似于此也細貼之析開天理  
與人欲的界限有似于切又仔細研析無一毫人欲混于天理  
使吾真見朗然光瑩似于磋矣○自脩亦將如琢如磨會意蓋  
琢是玉石斷成形段磨以沙石使他光滑君子之自脩省察克  
治于人欲上剖削得十分淨有似于此也細貼之人欲累我天  
理堅不可破我提醒此心將此物累用力攻破了有似于琢又  
仔細磨礪到人欲淨盡天理純全處使吾真體瑩徹無瑕有似  
于磨矣○本文自脩二字亦甚明脩者治而去之也註先言省



察者不省察不知克治者何在也省察如曾子之三省○自字亦不輕自家身心何可不自家脩理○學字包格物致知自脩包誠意正心脩身據此自脩當兼內外○恂慄是敬存于心威儀是敬發于外○恂慄要講得無工夫工夫全在學脩時小學與自修將人欲一切除去則昏昧放逸之意皆無復存故此心不假矜持有自然之兢業豈不是恂慄恂慄字勿分○或疑白文以恂慄解瑟懼而註又以嚴密武毅解瑟懼何也蓋嚴密武毅是瑟懼字義恂慄乃其實也恂慄則欲不能入非嚴密乎恂慄則欲不能屈非武毅乎○威可畏儀可象總是有道之氣象宣著盛大勿分屬赫喧○盛德至善即恂慄威儀也根學與自修而來然威儀似敵恂慄不過作文不分亦可○盛德即明德明德以其得于夫而言盛德以其成于己而言○盛德至善無

淺深猶云至德要道也朱子曰盛德以身所得而言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講云由學與自脩之功造恂慄威儀之地則德盛于內而內焉一至善矣德盛于外而外焉一至善矣○懸鑑云盛德至善不平德盛則不可復加即至善矣若德未盛不可言至善○民之不能忘要認能字只是契其同然民自不能忘未說到德澤及人○新說過下云民不能忘可謂至善矣然猶止于當世必若文王沒世不忘乃爲止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 節

此言新民之止至善也新說云明德新民原無兩個至善上節民不能忘便是引起新民此節遂承言之耳觀此節只說沒世不忘不說前王所以新民止至善者何如可見新民止至善處即上節盛德至善便是而此節親賢樂利皆盛德至善之所致



耳此說亦通○賢其賢屬後賢親其親屬後王○四其字俱指先王下親賢樂利四字俱是先王所貽上親賢樂利四字俱是後人被先王所貽之澤也賢以道言親以位言○賢字不是聖賢之賢只是道德字樣看賢其賢猶云道其道也識大識小是也○親字是家天下意親其親是子孫世世為天子家天下之統常不絕也此與親其親長其長之文法全不同○樂其樂者安享其太平利其利者世守其常業○此以字總承君子小人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章

此章重一使字知本全在使字上見○新民不止平其爭訟而已訟意不重只在所以無訟上見知本○無情者不得盡其詞申無訟意大畏民志申使意○無情實之人若有所制而不得逞其虛誕之詞蓋已是化為有情了不是仍舊無情但不盡其

詞也盡字亦不必泥只作逞字看不是只說八九分不十分說盡○無情者不得盡其詞且據民之無訟而言未說出所以使之者何如至大畏民志云如是者何以使之哉蓋我之明德既明則德威之畏甚于刑威自然有大畏乎民志使其不敢少有悖德以玷王化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註以服字貼畏字妄○刑威之威畏于外而小也德威之畏畏于志而大也志字重看方見是明德所使○本字即經文物有本末之本知字即經文知所先後之知看來此謂知本文法與後此謂脩身在正其心等同俱是結經文也作文雖不必粘定經文書旨却是如此○聽訟者徒治其末者也雖欲民之新而不可得所以使民無訟者即是明德為本而本端則未自舉矣蓋無訟雖不可以言本所以使民無訟非本而何○只重明德為本新民意帶說如



云此謂知明德為新民之本最融安不可以本末並言

所謂誠其意 章

首節正釋誠意最重中二節見意之當誠末節著意誠之驗而結之

所謂誠其意 節

此節說者紛紛看來毋自欺四句言用功當如此也末一句言用功在于此也中用一故字接者惟其當如此是以在于此無兩意也譬如打人要打殺必湏打在致命處只是一意○一說意誠兼有省察克治工夫毋自欺也註以禁止訓之似屬克治邊慎獨註以審幾訓之似屬省察邊先省察而後克治則慎獨在毋自欺前一步所謂下手用功是也此說似是而非蓋慎字雖訓為審其幾其實不止省察也審其不自欺則充長之矣審

其稍有自欺則禁止之矣是審幾即毋自欺了豈專屬省察而截然在毋自欺前一步耶故下手用功之說決不可從誠意功夫只一慎獨盡了若慎獨是下手更有何事是結局○誠意摠一毋自欺毋自欺摠一慎獨○毋自欺也四句要緊緊一氣說只是一意蓋自欺者反言之也如惡惡臭好好色正言之也一反一正固無兩意此之謂者承言之也即此便謂之自慊亦無兩意○此禁止不是傳者戒人之詞乃是誠意者自家禁止○自欺要承致知後來蓋凡人不知善之當好而不好不知惡之當惡而不惡是暗昧也非自欺也今致知之后明知善當好惡當惡矣明知當好當惡而不實用其力以好之惡之豈不是自家欺瞞自家○如惡惡臭好好色只要在註中務決去求必得上認而皆字亦不可忽○自慊二字今人但看做效驗了昧



不知慊字着力，自慊字猶云自家求慊自家，也以用功言，不以成功言。毋自欺而實用力于好惡，此便叫做自家求慊自家的。不叫狗外為人的，觀此之謂三字，可見毋自欺便是自慊了。不可以毋自欺為誠意，自慊為意誠。○慊快也，足也。因快字說不盡，又加足字，還是快字為重，十分快便是足矣。此據大全定大。全喻自慊如云寒而求衣，以自溫饑而求食，以自飽，喻最懇。○過文當於自慊下打毋自欺意，如云是可見誠意者一毋自欺盡之矣。然其欺與不欺，乃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此可不慎乎？故君子必慎之于此，以審其欺不欺之幾，而禁止其自欺也。此段不但過文，即是末句正講。○註中實與不實，實即不欺，不實即欺也。獨字是獨知，與下獨處不同。譬如兩人相對坐，一人心中起一念頭，彼對坐一人不及知也，亦可以言獨知矣。○

註幾字重看，幾微也。欺不欺之初分也。正在獨知時節。○常說講獨字，只是審幾與毋自欺是兩意者，欲作文不複疊也。不知慎字即毋自欺，略添研審耳。但獨字乃上文所無，重發獨之當慎，便不複疊。凡作文不但要貼題中字面，當發透其所以然之意。註中然其實與不實等語，是發明獨之所以當慎也。作文即以此意正講，闡透白文故字精神。今人不曉將然其實與不實等語，只作過文，殊不知此意既作過文，更有何意發題文字，必然枯寂矣。

小人閒居為不善 節

此節要認是舉粗以見精也。蓋君子戒其自欺，一毫未慊即自欺也。此小人乃自欺之尤甚者矣。但不自其尤甚者言之不足，以明自欺之弊大，非謂君子僅以此為戒也。○閒居獨處也，與



上獨知不同，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消沮，即愧怍意。愧則神消氣沮也。閉藏，即下掩惡著善也。消沮了自去，閉藏不是平說。○說小人厭然無益者，不是戒君子也。只見小人亦是自欺意。蓋使其不知惡之不可為，則見君子亦不厭然矣。據他厭然分明亦知惡之不可為，前此却安然為之，豈不是自欺之尤甚者。○此謂誠于中形于外，言實有是惡于中，則必顯著于外也。雖兼善惡重惡邊為是一說，惡豈可言誠，當只說善實于中，方形于外。彼小人惟善不實于中，故著善不得也。此說更高，但從者少耳。○故君子慎其獨也。君子慎獨出乎本心，豈怕人見其肺肝去慎獨乎？看來此只是論理，不是論心。註云重以為戒，是就君子心上說，未可泥之。此只是即小人之事，以發明獨不可不慎之理。遂接云故君子必慎其獨耳，不是君子必重以小人為戒以

小人為戒，便是怕肺肝之見了。○當講云觀小人之事如此，可見人不慎獨，雖起念少差，非如閒居之肆惡而充類至盡，即屬小人之途。獨之當慎明矣。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此獨字乃是獨知。

曾子曰十目所視 節

此與上節俱明獨之不可不慎也。○註云幽獨之中亦以獨處言，不以獨知言。指視兼善惡亦宜，側重惡些。○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不作心之神明，不可掩說。實實作人指視我，說蓋有意則分善惡有善惡，即可指視我有所視，即屬共視。我有可指，即屬共指。蓋意即是象微，即是著也。俗語云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是此意。○嚴字是凜凜森森之意，要說得透。

富潤屋 節



潤屋輕引起潤身。○潤字是潤澤意，屋有文采是潤身有輝光亦是潤。○德卽意誠也，潤身且虛說。○體胖正潤身處而先言心廣者，身主于心也，意誠故心廣，心廣故體胖，勿以心體俱作身廣胖作潤。○若意有不誠，則心有愧怍，常懷鬱鬱歉歉之意，豈能寬廣，意誠則泰然自得矣，故曰心廣。若心有不廣，則外面有厭然之狀，有掩著之勞，垂首喪氣，手足無措，四體之間不勝拘迫，豈能安舒。心廣則從容順適矣，故曰體胖。○故曰雖承誠意之驗而來，然不是君子求效驗也，蓋君子欲脩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今觀意一誠而心廣體胖如此，則意之切于身心甚明，故君子必誠其意，只要在切于身心上見，故字○心廣雖盡不得正心，然由其廣者而澄徹焉，卽正之漸也，體胖雖盡不得脩身，然由其胖者而檢察焉，卽脩之漸也。○誠其

意三字要打轉，毋自欺而必慎獨。

所謂脩身 全

首節心之不正，次節身之不檢，特不脩之一端耳，只要得身心相關意，末節歸重經文。

所謂脩身 節

此節全重一有字，心之不正，病根全在一有字上，蓋正心是靜虛之學，靜固靜也，動亦靜也，着一有字不得，四有字俱兼，意必于先，固我于后。○朱註云：四者皆心之用，而人之所不能無，蓋體處難言，用處易見也。○時說又云：恐懼是臨事，憂患是先事，看來亦不必如此分。○不得其正，據註是用不得其正也，如有所忿懣，則忿懣不得其正，或不當忿懣而忿懣，或當忿懣而過焉者也，餘倣此。○新說不作用不得其正，作失其本然之正亦



有理

心不在焉 節

心不在是心馳于忿懣等四者而不在虛靈之舍也○視而不見三句據或問嘗實作不見不聞不知說或問引杜詩云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此證最明時說多云視非不見也失其視之理雖見猶弗見也聽非不聞也失其聽之理雖聞猶弗聞也餘倣此俱主理言是不能辨其是非可否之意此不及前說姑備之○視聽飲食盡不得修身之事此是舉至淺至切者言之尚且不檢推之一身之舉動復何有得其宜者哉不檢亦只是不脩之一端不可便作不脩

此謂修身 節

此節要承上二節而不泥上二節蓋次節視聽飲食本盡不得

修身之事而首節亦只以用言未及其體也此修身如五官百體應事接物皆欲得其理此正心亦不必粘定喜怒哀懼但粘首節有字來為妙如云正之于未發不先着有之端正之于已發不多增一有之念

所謂齊其 全

首節詳身之不脩次節證身之不脩家之不齊在言外末節結上文

所謂齊其 節

人是眾人然誠意正心之人亦在其中天下鮮亦同○之字當解作往字有味如人走路一往不回顧也註中惟其所向意亦如此○親愛五者依舊說是泛言身與物接而家人在其中新說及時文俱徑作家人蓋以前二節俱于家無干則意不完切



矣。○五者似亦根心而屬之脩身者以其涉到應物上也。○僻是偏僻與中反。看此偏僻病極細如親愛之僻不是不當親愛只是當親愛而過于親愛耳。雖傲惰亦有當傲惰者但不可過而僻耳。如孟子不應隱几而卧便傲惰不僻了。○五事俱空空說如云親愛屬親與舊畏敬屬德位此等俱欠渾融。○惰字是懶于禮不是宴安怠惰。○親愛畏敬哀矜皆好也而僻焉是好而不知其惡也。賤惡傲惰皆惡也而僻焉是惡而不知其美也。○上章註云然一有之而不能察此章註云惟其所向而不加察二察字最精蓋平時格物致知臨時又省察一番本文二知字亦從加察中來。○好而不知其惡此惡字美中之惡如人有九分美一分惡雖是當好他亦要知他有此一分之惡惡而不知其美此美字是惡中之美如人有九分惡一分美雖是當惡

他亦要知他有一分之美

故諺有之曰 節

故字不可忽略蓋上文偏好偏惡是常情諺是俗語俗語說恒情最透徹。○知子莫如父然溺愛者不明雖子之肆惡而猶護其短也莫知也知苗者莫若農然貪得者無厭雖苗之碩大而猶謂不足以充其欲也莫知也常說莫知子惡是好而不知惡莫知苗碩是惡而不知美一說云不必分只渾融為妙後說似勝

此謂身不脩 節

我偏于好則家之未純于善者不加勉矣我偏于惡則家之未純于惡者亦自棄矣所謂齊者正要家人為善去惡截然齊整如今何能齊得此是實理



所謂治國 章

故治國斷上節詳釋治國在齊家下是引詩以咏嘆之也○上段細分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提起看是一章之大旨孝者所以事君也合下一節是言教國之理即寓于教家一家仁二節是言必能教家方可以教國故治國節是結上文也下段不待細分○心字機字恕字俱重○通章言家必根身言身必及家釋齊家治國不去了脩身者如釋新民必本于自新也

所謂治國 節

其家不可教根身不脩來不出家根身來教人是教國人二句反說輕看重故君子句○不出家折衷云不出即不外之意若作身不出家似淺○細玩成教二字謂成個教也如云規矩已立橫範已昭便是成未說到民從教上成教于國過下云何也

蓋以家國一理耳○註云孝悌慈所以脩身而教于家者也看來此三字只在君子身上說教家特帶言之耳勿泥○不必說君子一身上而事君長下而使衆如此則君子便是個爲臣的了若人君齊家治國却如何不言蓋此只言家國一理耳不拘定事跡上○孝者所以事君不是移孝爲忠只是孝以事親而所以事君之理即此而在三段皆同不可用一推字○新說以心字入講如云孝者所以盡其心以事親而所以事君者即此心也弟慈做此此說亦高但恐不知者嫌其犯下文耳含蓄用之爲妙○事長泛就尊高年上○當看三個所以字事不同而所以然之理同、

康誥曰如保赤子 節

此節特就保赤子之慈不假強爲以見孝弟慈亦不假強爲就



保民如保赤子見孝以事君弟以事長亦然○過文云是孝弟慈也豈假于強為哉觀慈幼一端可見矣○此乃是說孝弟慈不假強為不是說孝弟慈之通于事君事長使衆之不假強為如字不可略去是保民如赤子也下面只釋保赤子心字是保赤子之主張誠字又心中真切處誠字不必着意求誠只是自然而然所謂根于誠之不容已也凡為母者必誠此意最要認真求之求赤子之欲也兼好惡亦得赤子有欲不能自言故須求○未有學養子而後嫁只會不假強為講不恰○愚謂未有學養子而後嫁養子是不學不慮之良孝弟慈亦不學不慮之良事君事長使衆心誠求之亦不學而能

### 一家仁 節

過文云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如此苟得其本以教家而不可成

教于國乎○孝弟慈之有恩以相愛為仁孝弟慈之有文以相接為讓○一家仁讓自身脩來興是聞風而感動奮發○一人指君會是貪欲戾是背理總反仁讓勿分○一人貪戾一家可知○仁讓邊重貪戾邊輕○機發動所由也發動有神速意發動所由有至微意蓋機是弩矢于百步之外者由于方寸之機發動于一國者由于一家一人其發至速而其所以發至微故曰其機如此如字指上六句○此謂一言僨事證亂機也一人定國證治機也二句必是古語引來但取其與機意相近不必脗合○一言當暗作有國者之言方與下文相配一言不合理的故覆敗乎事一人亦指君能勵躬脩端風化則足以底定一國僨事邊輕定國邊重○或問云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朱子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此最有理看來一言一



人亦同意○註效字猶云實跡也

堯舜帥天下以仁 節

此節旨從來未得玩註民不從以上是承上文而引起當恕之意是故君子以下是言君子以恕道喻民乃所以推脩齊而治國者也上段引起下段上輕下重又考大全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有化與推二端上節一家仁四句是化之此節有諸已二句正是推之蓋與仁與興讓固是自然感動然治國者條教號令豈可盡廢故此節求諸人非諸人亦所不可無者但要以恕先之耳蓋上節只說齊家可以化國此節便說推脩齊去治國下立言之序自是秩然先後淺深一毫不亂不然傳者豈若是之煩碎復疊哉註云此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其實堯舜承治機來桀紂承亂機來獨言承定國者備事邊不重耳○過下只云

試觀堯舜唐虞之一人也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夏商之一人也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只用試觀二字不可如折衷又似推原說○仁包得讓亦不必添○其所令反其所好是所令者仁所好者暴也不可兼令暴好仁○堯舜二句不甚重引起其所令句其所令句亦不甚重引起君子君子正所令不反所好者也○求諸人非諸人正應令字有諸已無諸已正應好字而后字宜挑剔如云不遽求人之善也有善于已而后出令以求諸人不遽非人之惡也無惡于已而后出令以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恕字最重治人之道全在一恕故此章言恕下章言絜矩絜矩即恕也○徐巖泉云恕字從心誠求之來最是妙悟○恕字只有大全認得真大全云所藏乎身不恕無可推以及入也此句詳細思之絕妙蓋此恕字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不同彼就及人處重此就推已處重無善于己有惡于己則不能自治何以治人故曰無苛推以及人大全又云此節無惡做怨不出意亦可味大全又云堯舜以己及人之仁也君子推己及人之恕也○藏猶存也○求諸人非諸人喻諸人三人字俱是國人不兼家人家齊俱在脩身內

故治國在齊其家

此結上文亦當帶脩身在內故治國者在脩身以齊其家也又要將上文融會入講若泛講則與經文治國先齊家同耳

詩云桃之夭夭 至末

宜其家人切正閨門講教國人亦須影切正內意○而后可以教國人是我可去教國人不作國人自化○此亦不出家而成教于國上是不出刑于而成教于國下宜兄二句是不出友

于而成教于國宜猶善也非善惡之善只是和好意○宜其家人本是女子諧合于家人也引詩乃引君子正內言耳○宜兄宜弟是國君諧合于兄弟也○國君之兄弟有偏上之嫌有尊嫡之忌宜之尤難此教國人亦切宜兄弟邊講○其為父子兄弟足法是君子一身其為父也慈其為子也孝其為兄也友其為弟也恭皆足以法于家人而後民法之為孝慈友恭也摘訓以足法就作足法于民說○末節只結三詩不是通結上文

所謂平天下 章

首二節言平天下之道在于絜矩樂只君子以下言絜矩之道在于公好惡而殷之節一言得失以結之君子先慎以下言公好惡之要在乎理財而康誥節再言得失以結之若有一個臣以下言公好惡之要在乎用人而大道節三言得失以終之



生財有大道以下則又言財不待聚而自足而深戒夫聚斂之  
小人見理財用人本是一事也總是推廣絜矩之意○杜靜臺  
云此章只是與民同欲四字盡了此句最精○此章有三處最  
難融貫康誥節不單屬理財而在理財八節之中大道節不專  
屬用人而在用人四節之後其難融貫一也理財用人之說朱  
註原無欲不用其說則難整齊欲全用其說則傳者恐不如此  
截然立桐柱脚且用人似對理財不過末一段又獨詳于理財  
而不申用人其難融貫二也楚晉秦三書本連引而說者以楚  
晉屬理財秦誓屬用人分離判隔其難融貫三也大抵含糊二  
字是看書之病胸中明扞格却含糊過了書何由明于今看此  
三處亦自有融貫處蓋理財用人不略主其說而不可截然相  
對他不暇論只觀楚書一節可見蓋楚書二節註雖云又明不

外本而內末之意細看實承上起下也意若曰國之所寶不在  
利當自有在耳蓋楚國無以為寶亡人無以為寶此兩句終上  
文不專利之意也惟善以為寶仁親以為寶此兩句起下文能  
愛人之意也或疑寶善似起下而仁親不似起下殊不知古文  
斷章取義不必太拘如一言僨事證一人貪戾之例耳再觀秦  
誓言尚有利亦與不專利相應意若曰有容賢之大臣則有技  
彥聖能容子孫黎民能保善與親俱賴之矣此乃國之利而不  
必如外本之專利也看得此書透則理財用人乃相承而豈相  
對哉故愚見當以楚晉秦三書作過看則血脉俱得貫通不審  
高明以為何如

所謂平天下 節

此節旨趣只看矩字從平字生蓋平者均平也有一夫之不獲



非平也。矩者所以爲方也。方卽平意。謂天下各得分願而無一夫之不獲也。所以爲方者則心也。孝弟慈三句只引起人心之同耳。○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獨言孤者幼冲尤宜憐恤。舉重以見輕也。○不倍者亦如上之慈也。○三民字據註皆指國人看來國與天下之人皆可稱民。朱子獨言國者意以聞風興起必不能甚廣。故但以國人言耳。○是以二字舊過文有云觀國人心之不異于家則知天下人心亦不異于國。看來全然不是。蓋下文絜矩乃是推我之心度天下人心。非推國人心度天下人心也。只照朱註云卽此觀之可以度人心之同矣。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絜矩謂度人之心。如度之以矩。非謂度之以心。而天下均平如矩之方也。絜矩字是借字。不是譬喻。作文亦不可言如。○絜矩不但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須云以己之

心度盡億萬人之心。蓋度盡天下人之心。使各得分願。纔是所以爲方。○絜矩不但空空度有許多運量處。置在下文公好惡理財用人俱包在裏面。○道字是王道的道字。○竊疑絜矩二字承上孝弟慈而來。似屬教包下文理財用人。又似屬政。何也。蓋理財用人皆公好惡。則民各得所而各遂其孝弟慈之心矣。故朱子曰。重在政事上說。假如刑煩賦重。則民雖興起于孝弟慈。而不得以自遂。矩在心而推以絜之。屬政。天德王道實不相離。

### 所惡於上 節

此節乃絜矩模樣。非絜矩之實也。上下前後左右俱泛說。不作乎天下者說。上下亦不作君臣詳言。上下前後左右者。欲明方義也。○說勿施所惡則施所好可知。○此之謂絜矩之道。諸講



俱泛說時文以絜矩之道屬乎天下者而以此之謂二字倒找猶云平天下之道卽此意也似亦通

詩云樂只君子 節

過文云夫絜矩之道豈徒所惡勿施已哉好惡兩者皆當公也以好惡能絜矩之得者言之父母之于子好子所好惡子所惡君子爲民父母亦宜然好惡不止一端凡有便于民者所好也有不便于民者所惡也好惡根絜矩來或問能以已之好惡爲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爲已之好惡也不是人人而徇其好惡只是以已心絜之耳○已之所好則求必得已之所惡則務決去今君子已無私好也惟民之所好卽好之亦必使之得也已無私惡也惟民之所惡卽惡之亦必爲之去也○此之謂民之父母單就民愛之如父母說註愛民如子是原委

詩云節彼南山 節

過文云以好惡不能絜矩之失者言之○有國者不可以不慎承瞻字來夫師尹卿士耳尚爲民所具瞻况爲國者一有好也天下瞻之以遂其好一有惡也天下瞻之以釋其惡豈可不兢兢業業而凡夫澄好惡之原廣好惡之用者一一慎之乎折衷云慎字包得廣不可指定好惡恐碍下文先慎德今酌其說用澄好惡之原二句亦自妥○有國者指有天下者言

詩云殷之 節

此總結上文二節○言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則今日旣喪師可知儀監二句乃繼承未喪師而言○道得衆二句還是釋詩但實寓結上文之意不可徑作結上文○得衆得國俱從未喪師看來師卽衆也得衆承殷先王失衆承殷后王亦以好惡貫



說得衆得國兼創業守成如成湯是創太甲是守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節

此節言理財能絜矩之得。○過文云觀國之得失由于衆之得失則有國者信不可不慎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先字當承慎好惡來不當對下文人土財用說。蓋有國者不可不慎。凡好惡皆宜慎也。而德也者尤好惡之原。故先慎之。○新說德即明德慎之者。全要不被欲利汚染。此切理財邊亦有味。○不可以不慎德。不可就作絜矩慎德在絜矩前一步。絜矩是王道慎德是天德也。然慎德即矩之所以立。但未說到絜之耳。○有德此有人。要入公好惡在內。有德則理明而可以通天下之志。心公而有以同衆人之欲。故能絜矩以公好惡而得人心也。○四此字俱是。即此便有。不待外求也。有人有土俱兼歸之保之。與得

衆得國如云人新附必挈其土而來歸人永戴亦保其土字不失。○土之所入者即財。財之所出者即用。○財指府庫用指經費。入土財用一時俱有。特漸次言之耳。

德者本也 節

此節承上起下也。○不是德爲財之本。財爲德之末。只是說德爲平天下之本。財爲平天下之末。重德邊。○要自上文看來。○折衷云德爲衆務之所從出。財爲有德之所自致。此二句佳。蓋德不但生財。凡絜矩公好惡以至入土財用皆生于德。若說德爲財之本。便不完。若但說要務先圖。似亦不透本字。

外本內末 節

此以下三節言不能絜矩之失。德在性分內。反外之。財是身外物。反內之外。是置之度外。內是存在心裡。○爭奪二字略有淺



深爭而不已必奪也。爭民是使民爭鬪也。施奪教民劫奪也。此爭奪還是民自相爭奪。未說到爭奪其君。○此是民皆效尤意。不是財匱則爭意。○施者布散之意。人君以一人奪化成天下之奪。豈不是施奪不添教字自明。

是故財聚 節

此節言內末者之不能有其民也。與有人有土反看。○上句重下句帶言。○註云爭民施奪故民散。蓋爭奪則離心解體流亡。畔亂故民散。摘訓云民散在爭奪之後。悖出又在民散之後。有三層意。此最認得真。○財散是不聚斂。非必分人以財。民聚只是歸心。不必說近悅遠來。

是故言悖而出者 節

此節言內末者之又不能有其財也。與有財有用反看。○上二

句輕引起下二句。○言悖二句據或問作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詞。一云據入字民恐不敢以悖逆之言入于君也。只有悖後胥讒耳。當從蒙引泛說未知是否。○悖字要認悖逆也。逆于理也。若仁厚之言則言非悖出矣。若惟正之供則貨非悖入矣。其應亦然也。○貨至于悖出則不但民自相爭死且爭奪乎君矣。民爭奪君固為悖理却是君致然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 節

此依折衷作承上五節而言。不作結上五節承字結字宜細細分別。蓋此節不可專以財貨言亦不得與上文一無相干也。善承慎德來不善承外本來得承有人有土來失承民散悖出來如此承看不泥財貨亦不全離上文。○凡結上文者作文須以上文入講承上文者只在過接處耳。○不常意全在二則字有



倏忽轉移之意。○折衷云謹德而能絮矩善也。據此則善字當兼德與政說不善亦然。○二之字指天命究天命之所為得失者只在民心得失。上見古人云帝天之明命主于民心要認此真實道理。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節

此二節據朱註是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看來是起下文居多。大全亦如此說。若單出二節姑依註。若連下文出自當從大全說。辨在前總意內。此王孫滿聘晉對趙簡子也。楚國無以為寶指白珩善人指觀射父左史倚相。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節

此舅犯救重耳對秦使也。晉獻公惑于後妻故公子重耳出亡在外。獻公薨秦穆公使人勸重耳返國。故舅犯救重耳對曰我

亡人不得國為寶。惟仁愛其親而盡哀痛惻怛之情。乃所以為寶也。仁親切居喪說。○看來不返國便是仁親。若返國則是幸父之死。而因以為利。此心便忍而不仁矣。檀弓正是此意。不是泛說哀痛惻怛。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節

此節引起下仁人愛惡也。連上二節出俱是伯書知所重者。○秦穆公不聽蹇叔之言為晉所敗故作此誓。○一个臣虛說只是一个大臣耳。未定其何如人也。作文只論位不可論德。只說一个大臣乃民社之所以安危人才之所以進退者。○斷斷兮無他技。作一句讀。斷斷兮即形容其無他技也。與論語煥乎其有文章相似。煥乎即形容其有文章也。斷斷誠一之貌。誠一字不可說在心內。只就貌言。猶云一味朴實頭也。無炫飾。故曰誠。



無枝葉故曰一、究其所謂無炫飾無枝葉者即是無技而已故曰形容其無他技不可以斷斷兮作有德無他技作無才。無他技他字宜玩蓋大臣自有體增一分技能便爲失體故曰他者外之之詞無他技不外增也斷斷兮無他技就外貌說故下以其心二字轉語。其心二字略讀住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作一句讀休休即形容其有容也亦無兩意。休休二字折衷據書經註云易直好善之意好善字未可用出用其易直字可也摘訓云虛懷大度寬舒樂易之態也正易直意。如有容不作物之如有容只是心有容也曰如者形容之詞蓋大臣休休之心難以名言故不徒曰有容而曰如耳。有容即容賢但賢字未可說出。有技屬才彥聖屬德聖是通明與彥字連看不是聖人之聖。凡人情以才不自己出爲嫌今日若已有之是不

以才不自己出爲嫌也與下媚嫉反看一說凡已有才欲盡其用今日若已有之必盡其用也亦覺懇透但前說于容賢爲切蓋容賢屬心用賢屬事。其心其口即大臣之心口也心好之口必稱揚之然口之稱揚有限而心之羨慕無窮故曰其心好之不但若自其口出也極言好之深意。寔能容之總承上有技彥聖寔是也今人作誠寔講似非。以能者以此故能也。蒙引以能保我子孫作一句黎民尚亦有利哉作一句此說尚亦字明白又有以黎民爲句而以下句總承者亦通還不如上說。媚嫉即是惡之。當以惡之對違之媚嫉對裨不通猶言其惡之也不勝媚嫉之至耳其違之也裨不通違而後已。通達謂得以顯其德。不啻若自其口出深于若已有之違之裨不通亦深于媚嫉以惡之皆因其賢有大小而待之異也。此



節引書以起下節仁人得好惡之正意不可以此節作大臣好惡絜矩與不能絜矩

唯仁人放流之 節

此節是仁人能絜矩之得也仁人是至公無私者也然至公無私留在下此謂惟仁人用觀註可見○放流之之字指妨賢病國放流之是不使在朝廷也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二句一意是又不使在內地也時文講進諸四夷作恐其他日復進用意亦使得○此謂唯仁人二句新說俱從大全作絕小人以安君子愛惡俱在放流進逐上見蓋不欲于題外添設也今從其說稍加幹旋云蓋其汲引登庸愛固行于惡之外而其保全護惜愛即寓于惡之中似更完密○仁人不蔽于私故明足以別賢奸不撓于私故斷足以神舉措○愛人惡人舊說云所愛者容

賢利國之人惡者妨賢病國之人看來不必太粘只云愛君子惡小人為妙○二能字要與下節相反愛人之所公愛惡人之所公惡此反拂性也愛人之所公愛而愛之極其至惡人之所公惡而惡之極其嚴此反命過也此節仁字是最重了蓋絜矩乃行仁之術故特揭出仁字于此

見賢而不能舉 節

此與下節俱是用人不能絜矩之失也據註此節是君子未仁下節是不仁之甚新說總作一樣人說命過不已必至于拂人之性時文亦多用之○二見字即註知字○朱子曰先是早底意○命作慢不是遲慢只是忽略苟且全不經意若謂賢人進退無係于國之輕重意過字是太過之意不是過誤之過蓋此等小人乃將就處之覺他寬縱了



好人之所惡 節

人之所惡卽上節不肖人之所好卽上節賢○朱子謂自秦誓至此申言好惡公私之極看來此好惡單屬用人乃前樂只三節好惡之一端

是故君子有大道 節

是故二字總承上好惡理財用人來○君子以位言之不指己能絜矩者看蓋下文仍有驕泰一邊也○有字亦不是能有了只是說有此位卽有此道蓋治平不患無術患人不得耳○大道卽絜矩也好以天下惡以天下故曰大道全在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見其大○註兼脩己治人重治人邊修己帶言○舊說大道對驩虞小術言驩虞之說本章所無看來只是對瑣屑狹隘言操不約則瑣屑及不廣則狹隘○必字是必定如此忠

信驕泰俱屬心忠信真心也驕泰是妄心也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已字以心言物字以理言如爲子而盡其欲孝之心是忠爲子而循其當孝之理是信蓋忠者衷也出衷不欺之意也若不盡心便是自家欺瞞不信者實也以實不浮之意也若不循理便是虛浮不實落○忠信如何得大道蓋盡心者不欺其真好真惡之心循物者克符其當好當惡之理故得大道所謂無忠做恕不出也○驕者矜高不肯抑其浮氣以盡真心泰者侈肆又放縱不檢不循物理正與忠信相反驕泰如何失大道蓋驕矜者氣盈蔽其公好公惡之心侈泰者越檢違其當好當惡之理故失大道

生財有大道 節

折衷云全章文義上節已盡矣此句最要說得好蓋推本到忠



信驕泰更無處去了緣何復論財貨蓋繫矩之道非一端而不專其利最要繫人情惟專利之心最難克故復丁寧此一段大意謂大道生財自可發身是義中自有利也亦何苦而用聚斂之小人以召菑孽蓋慎德一段言人君不當專利之意多此一段言人君不必專利之意多不可專主理財用人之說蓋理財本于用人只後二節依稀似有此意耳以義爲利二句是此一段之主○此大道乃上節大道中之一道對上節不過○大道反聚斂小術生聚爲疾務本也所以開其源食寡用舒節用也所以節其流四句照呂講舒徐也只是檢約不驟然用盡了則恒足財指國用要本民來程文云下常給而上恒餘百姓足而君亦足

仁者以財發身

上節言生財此節言散財非既生之又散之也有大道以生財而不爲聚斂便是散了○仁者是能繫矩與前仁人意同發字全在得民上民共戴之則尊榮矣發字義亦要體貼○以財發身不是有心去把財發身只論事理如此不仁者輕看

未有好上仁節

此卽以財發身者而究言之好仁註貼愛其下要見不忍專利意好義註貼忠其上且就民心寬說未有指實如云感恩思報懷德效忠而竭其尊君親上之誠便是○終事還依舊說泛就在公之務畢力以圖其成如從役犯難皆是蓋終事不重只引起守財耳意若曰力出于民者且不自愛矧財出于君者敢生覬覦乎○近見一說云終事虛說守財正終事之實也既輸之又守之豈不是事必有終乎此說亦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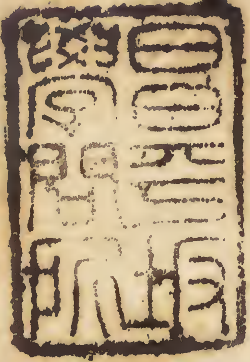
孟獻子曰畜馬 節

上二節雖未說出以義爲利却無非以義爲利之意蓋生財散財者義也發身守財者義之利也故此以下二節引證而申結之非又一意也○雞豚牛羊皆侵民利○寧有盜臣其言聚斂之臣不可有耳非取盜臣也獻子言有家而傳者說到國上見家國一理也○此義字與上文不同上好義屬民此義字屬君不專利便是義也○利字根雞豚牛羊聚斂來義字根不察不畜來此二句未說到利害上只論是非下節方以利害言耳程子曰義之所安卽爲利此句甚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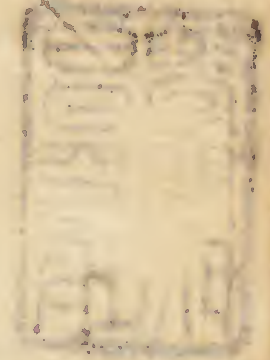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 節

彼爲善之卽或問所謂賞其納忠嘉其任怨也○菑是天災譴告之及也害是人害禍亂之生也○善者是君子君子救不得

只因小人做壞了天怒不可回民心不可挽利爲人欲之私雖無其害不當務也况有此菑害並至之慘乎義爲天理之公雖無其利猶當務也况又有守身發財之利乎○未當找云不專其利而與民同好惡則繫矩之道得而孝弟慈之分願各遂矣此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也







四書異註大學卷之一

四書異註大學卷之一終



